●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十四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 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例刊：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資洋五角 郵票一元 新聞中縫八角 封面加倍



上海五洲大藥房

##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強治血虛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腰痠腦力衰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消理血分蕩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請吸新出

## 大長城牌國貨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治白濁第一靈藥

## 科發白濁丸

此丸爲林君內科所經驗之上等秘方，專治白濁、淋症、遺精……本藥房……用外國新法精製……內服……功效……（細字模糊）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



##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頌賜匾額褒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 送禮佳品 白洋根 英行

## 傘牌白蘭地酒

法國有喬別脫息者開設百有餘年最爲著名專造各種白蘭地酒運輸入華均邀各界歡迎且以雨傘爲商標者蓋此酒飲之能禦寒暑諸疫如雨傘之避風雨然此酒在法國行銷已久未嘗來華本行自向該廠悉商始得來華此酒香味馥郁駕乎各種白蘭地之上愛好諸君請嚐試乃知言之不謬也願以送禮客必歡迎各大藥房大菜館均有發售



上海三馬路一號

## 中法儲蓄會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衆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法國 政府注册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美貌嬌容

## 少年化鬍散

五陵公子三河少年……（細字模糊）……每盒洋一元……外埠函購……寄上海……藥房

改造麻面

## 功勝陸制

要孩時代種花不慎或患……（細字模糊）……每瓶三元……上海大馬路八仙橋……藥房



## 早晚咳嗽

## 賽如 雙斧伐樹 烈火爍金

諸君曉得咳嗽危險麽。容易傳染。難得痊癒。哮喘呢。咯血呢。痰厥昏迷呢。喉嚨失音呢。那一樣弗是從咳嗽起點呢。故此早晚咳嗽。猶如斧伐樹。火爍金。使得人身肩發。喉啞。心痛。胸鬱。各種危險樣樣。一一都來。惟保喉止咳藥。是從咳嗽根源療治。不論傷風咳嗽。冒寒咳嗽。陰虛咳嗽。肺炎咳嗽。及婦女產後患嗽。青年色傷咳血。小兒驚風燥咳。年老夜嗆痰迷。蹉跎到十年八年咽喉失音。氣管斷絕。這樣危險症候。都能夠一服減輕。再服全愈呢。

保喉止嗽藥定價洋七角半

服法詳列仿單

外埠函購即班回件

上海四馬路書錦里口

美泰西藥行





## 秋令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祗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吉昌里 造福齋藥房



##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數粒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 正威藥房 電話中央一八〇號



## 杭州 萬隆老棧

## 冬令特設馳名南肉分售處

本號開張清和坊數十餘年專運金華上蔣茶腿高山風肉家鄉南肉各貨均極優等早已名震遐邇……（細字模糊）……

外埠經售家 上海英大馬路……

蘇州觀前 南京 鎮江 揚州 燕湖 無錫 常州 慶漢口 嘉興 湖州 硤石 震澤 寧波 紹興 約發行所開封 吉林 長春 …… 價目 腿 大包一元一角五分 小包五角五分 鄉肉 大包一元 小包五角



預防花柳奇藥

## 愛克憐

德國六零六 只能醫梅毒 新出愛克憐 眞是藥中神 既能防梅毒 又可防五淋 諸君如用此 消患於無形

▲男女常備 ▲幸福無窮

每瓶一元外埠郵費加一

上海嵩山路巡捕房西首 中華化學工藝公司 電話中央五七五六

經售處 杭州商品陳列館 福州左海藥局 南昌寶華大藥房 瑞青大藥房 北京華歐大藥房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腸之病 服此兜安氏專治腰痛 及腰肚脹 痛有小便頻少 小便多 及溺不暢等症 ……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 抽籤

（丹翁）

選舉、信於人者也、抽籤、信於神者也、有積極之抽籤、有消極之抽籤、前清捐納之例開、候選到班者抽籤、候補到省者抽籤、此積極之抽籤也、上海租界、土店抽籤、娼寮抽籤、消極之抽籤也、然土店去、而民間之去毒者多、娼寮減、而女界之習正者多、雖消極實積極也、土店抵制抽籤之法、於其偏列號數之先、每家各設不同字號之分舖三數家、三家者抽一閉一、仍有其二、抽二閉二、仍有其一、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至閉業過半、而殘餘之土店、又有聯盟之法、抽得甲店則甲店之土、移轉於乙店賣之、抽得乙店、乙店之土、即移轉於甲店賣之、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娼寮對於抽籤之舉、事前似未設備、狎客中[illegible]者、一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毫不爲將伯之助、何也、禁止土店營業、自內地始、租界之轍、則爲後亡、故業土者必計不得不止、禁止娼寮、自租界倡之、因內地招之惟恐不來者也、況租界以外、北至京津、西至山陝、何處不可以高張艷幟、既有適彼樂土之觀念、又獲物離鄉貴之聲譽、皆租界抽籤一舉有以玉成之也、身受逼迫、則安土重遷、或鬱鬱居此、闃然無色、安得飄然遠引、使人望若登仙哉、雖然、抽籤之法、雖不便於娼、要之、事簡而意公、流弊較少、若選舉之書名之初、有人盜之、若無人焉者、投票之際、有人盜之、若無人焉者、開匭之後、有人盜之、亦若無人焉者、其手續至繁、故其舞弊尤易、果選舉以抽籤出之、守舊之譏、知所不免、然運動選舉之外債、必不如是之鉅、今若此、是使賣淫婦自矜其出處之正、對議員而齒冷也、

## 覆大雄兼示丹翁

（馬二先生）

得大雄書並某小報、閱悉、祇足付之一笑、渠自署名天人、我却不管他是個什麼人、但大概總不過是因罵人而招辱的一般無聊的人、此輩於說理說不出時、便會投函恫嚇、再不然則造作蜚語、肆其誣蔑、本無辯之價值、試即彼所詈我者言之、我去冬之事、凡與接近諸友、孰不明悉、而彼乃以影響含糊支離特甚之詞、欲以欺朦一般社會耳目、以爲此是我家務所關、必難於纖細剖白、其欺乃能售也、不知正以此而適形其拙、蓋彼與我不過點頭之識耳、焉從而深悉我之家務、則其爲誣枉、不辯自明、且此等事於論劇何與、即於彼前所指爲向某伶招搖者、又何關耶、作僞心勞日拙、可笑可憐、我甚爲努力向本身的事業上做工夫、對於此等茶坊市肆搖脣鼓舌之慣技、何暇與彼鬪口舌哉（下略）九、十二、十一、

## 寶蓋園宮秘史

（六）（蝶醒）

先是康倫瑪爾圖寺、有喇嘛曰丹巴多爾濟者、曾受國師之封號、爲活佛所崇信、一日、活佛詣寺拈香、丹巴多爾濟侍坐、偶與論修養之術、活佛不勝歆羨、因從之乞丹藥、活佛之疲於酒色、丹巴多爾濟素知之、遂以一紅色藥丸進、大幾如豆、異香撲人、活佛噉之、頓覺心脾、俄而精神煥發、體亦輕健、大異之、問其名、曰、是名坎離交濟丸、以童男之血陽、與童女之純陰、配煉爲之、故其功効極神、能爲內媚之助、活佛大喜過望、因與研究御女術、丹巴多爾濟曰、吾家大寶法王之心法、今固猶有傳者、人病不求耳、大寶法王者、元順帝所錫番僧之封號、番僧多工採補術、美其名曰借鼎煉丹、所謂心法云者、即指此也、活佛聞而大快、立請丹巴多爾濟入宮、事以師禮、願安承教、久之、而有所謂小天魔舞者、出現於某佛寺之齋香宮、

齋香宮者、寺中秘殿之一、羅列無數宣淫之佛像、雕鏤精工、形容曲肖、視北京雍和宮佛像之淫穢、殆又過之、一日、活佛以欲參觀番僧之秘術、特挈菩薩同游此宮、命召集寺中喇嘛、爲實地試演、活佛初至、瞻禮諸佛、丹巴多爾濟導之、一一告以佛號、有名吉珠多佛者、有名札爾塔佛者、皆以肉身證道、爲番僧中之神聖、最後指一佛曰、是名答耆思佛、即所謂大寶法王、元順帝時、曾被迎入宮中、錫以尊號、請授種種之秘術者也、活佛瞻拜已、即命丹巴多爾濟召諸喇嘛演小天魔舞、鐃聲甫擊、即有一羣舞女、自殿右迴廊出、輕裾長袖、蹁躚多姿、數之、得十六人、恰符小天魔之數、俄而側廊下、一隊小喇嘛出、數亦如之、丰儀俊美、年皆十七八上下、與衆舞女分班鵠立、已而雲樂鐃奏、舞袖低迴、高下疾徐、悉應絃節、活佛方極稱賞、而鐃聲又作、衆喇嘛與舞女、各皆卸其衣飾、直以裸體相逐、有男欲近女而不能者、有女欲近男而不得者、有數男爭近一女、而女莫知所避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莫知所擇者、其爲狀之猥媟、視苗人跳月爲尤甚、及至男女之配偶、皆已確定、則彼此互相擁持、即借此廣大之舞場、恣爲種種狎媟之狀態、活佛顧而樂之、而丹巴多爾濟、則詳示以運氣提吸諸法、且授以相傳之口訣、活佛傾耳以聽、似極能領悟者、菩薩之視線、則專注於此十數小喇嘛、芳心搖搖、頓失主宰、而活佛未之覺也、久之、忽聞巨磬一聲、衆皆驚起、競着衣飾、復爲曼聲之歌、歌竟、始退、活佛傳命給賞、乃與菩薩共輦而歸、

## 俗眼觀劇

（馬二先生 自北京寄）

論舊劇者、必以京都爲首屈一指、蓋以薈萃之區、耳濡目染、所習聞見者既廣、故咸能輾入裏也、乃其實亦有不盡然者、請就在京所見於報端者、一舉其例、

某報載樊山老人之詞、稱美小楊月樓、謂其歌擬蘭芳、舞類閻九、夫小楊月樓在京一演於廣德樓、再演於吉祥園、皆爲識者所唾棄、即就捧之者言之、亦不過謂其嗓子好而已、他之藝詣、不過爾爾、雖以海派論、猶不逮若玉於什一、他人更不足論也、而樊山老人乃稱譽之過甚、抑又何耶、然此猶曰、文人之辭不可盡信、彼醇本非論劇也、某報載某閣主之論馬前潑水、竟目爲中宋儒之遺毒、夫朱買臣何朝代之人、乃能受宋儒之遺毒耶、

某報謂捧金少梅者爲太太團、此尤不近事實、雖有一部分遊客是捧少梅者、余皆識之、其中祇二三人攜女眷、與少梅爲閨中之友、且看戲乃友誼之關係、絕非捧角之作用、亦無太太團之名目、

又有謂徧芝芳（亦城南遊藝之坤角唱青衣者）亦有若干名流捧之者、則更誤矣、徧之唱作、皆極幼稚、人亦平常、不過因其與園中某管事人稍有關係而已、何嘗有什麼名流去捧他、

凡此種種、都不過隨意說說、不啻劉老老之信口開河、絕不足憑、余慮其淆滬上人士之觀聽、故特揭其事實如此、京報中此等評論紀載、無以名之、標題爲『俗眼觀劇、』蓋等諸街談巷議云、九、十二、九、

## 舊劇裡的婚姻問題

（禪非）

▲彩樓配與宇宙鋒

西洋戲有一種叫做問題劇、他摹寫一事實、是對於某一種問題、發表一種思想、叫看戲的大家生出一種特別的感象來、所以叫做問題劇、現在要在中國舊劇裏尋出類似這種的戲、頗不容易、彩樓配與宇宙鋒、對於中國舊日的婚制、似乎有所懷疑的地方、所以也勉強可以算是關於婚姻的問題劇了、

中國舊日的婚制、是女子以服從長輩命令、爲惟一的天職、所以對於自己一身大事、却絕不容他私自作主、彩樓配一開場、就是花園贈金、與薛平貴私訂終身、這不是對於當時的婚制、肆了一個大打擊嗎、到了彩樓拋球、也含着一點婚姻解放的意思、後來婚約已成、他的父親却又用十分的壓力、來干涉他們的婚姻、王寶川情願棄相府的尊榮、受十八年寒窰的苦楚、却一點也不懊悔、這種的堅決的精神、實在不是現在一般的自由女子所及得來的、這齣戲是主張自由戀愛婚姻解放、全劇的精意是什麼呢、就是說『真正純潔神聖的戀愛、是不受外界無論何種勢力壓力的逼迫』

這種戲也有壞的地方、是因爲襲了普通舊劇的陳套、王寶川過着薛平貴、是因爲曉得他將來要做皇帝、所以要與他結婚、這麼一來、就把全劇的精神、去了一大半、然而這種地方、頂好在良好的人能夠略爲刪改、頂好把後頭登殿諸場完全改換、那就完善無疵了、

宇宙鋒這齣戲、有人說他思想很腐、我却以爲不然、說他陳腐的、不過說從一而終、是中國舊思想、趙女抱定這種思想、所以說他是舊、然而在舊日專制時代、父命是一種很嚴重的壓力、無論何人不能違背、父命之上、再加之以聖命、那是更了不得、有了這兩種命令、無論叫你去殺人放火、你也不能道個不字、這個趙女因爲不肯犧牲自由戀愛的真精神、所以無論是父命、是聖命、全不能降伏他、叫他去成就這種不自然的姻婚、這種精神、是講自由戀愛的人、應該崇拜的、爲什麼說是舊呢、現在講自由戀愛的人很多了、遂往往弄成『人盡可夫』的種不堪現象、真正純潔神聖的自由戀愛、不可不有像王寶川趙女這一種堅決誠摯百折不撓的真精神、若沒有這種精神的自由戀愛、這個自由戀愛、一定是肉慾的、不是精神的、是醜齷的、不是純潔的、要說這種肉慾的醜齷的自由戀愛、中國戲劇裏像潘金蓮潘巧雲、早已做過、還能說他是新嗎、

## 作新詩

（恨水）

日前消寒小集、在座皆北京報界名流、議論縱橫、間及文藝、有某主筆發言、謂作新體詩、有兩要素、不可不知、座中人請問其目、某曰、（一）題目前面、須書一『詩』字、（二）一句佔一行、得此要訣、新詩之能事畢矣、滿座聞之大噱、昔丹翁序嘗試集、謂聖人不惜以金針度人、吾於某君之言亦云然、

## 寒雲鬻書例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愈窮而書愈工泛遊江海求書者不暇應爰擬定書例如下

楹聯篆隸楷每字二元
堂幅字加五角篆書加倍
立軸屏條橫幅每字五角隸書加倍
卷冊每字二角隸書加倍
摺扇團扇每件五元
女扇及小楷面議
磨墨加一
上款而議
劣紙不書
書件碑碣蠅頭書代擬詩文均另議
綾絹加倍扇不加

同啓　胡召南　馮小隱　宣古愚　方地山　張丹斧　余穀民

代收件處
長濱路仁勝里十五號胡寓
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新閘路新康里一千〇八十一號馮寓

## 馬二先生啓事

鄙人旅滬八年、勤儉自持、[illegible]、差足自給、且一身以外、[illegible]、悉由鄙人親自接洽、從無浼人請託等事、近更以職業關係、來京已月餘、風聞上海有假托鄙人名義、向各方面招搖者、不論何時何地、倘有發現、請即函告神州日報編輯部、以憑追究、而全名譽、切勿隱飾、以遂奸宄影射之技、盼甚幸甚、



## 寒夜清音記

（凌霄）

冬月朔日、爲趙次山年丈乃郎蔗初九齡生日、次老今年七十七、於六十九歲、始得此一子、珍愛殊常、是日、特約崑黃名家音樂爲樂、余以病蝶之介、同與嘉招、幸飽耳福、崑曲部唱全本長生殿、起自定情、與羅庵與某君合奏、孟君接唱絮閣、至小宴驚變、則易汪隸卿與朱杏卿、珠聯璧合、極一時盛、婁二泉君之彈詞、爲之殿、大動四座之驚賞、杏卿謂其嗓音高圓、而又潤朗、在李壽峯上、羅庵隸卿、謂闊口用純陽調、在今日可謂絕無僅有、『深閨內』一句、唱者每視爲畏途、能以夾音唱過、即大不易、婁君則全用陽聲、行所無事、眞可謂大呂黃鐘矣、

西廂有瀛洲影響一部、與傀儡戲相彷、但用紙人於撥於紙幔後、撥者就燈下、依歌白而轉旋之、手法與鼓板搗子相應、須熟練也、

後院有趙宅親友、另成皮黃一組、次老之叔太爺劉卿先生、工青衣、學紫雲、歌落園一折、音圓轉、蒼勁遒異時趙、自云年衰力弱、已不復當年矣、劉老謂余曰、婁二泉工黑頭、可邀之入內、吾三人合演二進宮、余方遜謝、病蝶遽出以強制、婁君到、直劉老之『先王吓、』已脫口而出、余只可勉強對付、終劇、顧病蝶曰、君約我聽曲者、乃逼我獻醜、毋乃惡作劇乎、

## 吉祥園之觀光

（馬二先生 自北京寄）

某日與友至東安市場觀吉祥園之戲、友固癖梅之中堅分子、是日梅之劇目爲『醉酒、』尤爲友所稱賛不置者、余亦因來京後、尚未一至東安市場、欣然願去觀光、友之夫人亦同往、馬車至東安市場口、步行而入、貨攤林立、一如天橋狀況、既入戲園、欲就坐、即有看座人指示曰、女客須登樓、余友之夫人乃不得不獨去、相離可數十丈、僅能遙矚、不能談話也、友與余入座、則仍是七縱八橫之桌凳、肩相摩而股相逐也、台雖舊式、而台前兩巨柱則無有、惟光線不佳、電燈又未放明、全場如天乍明時、景象無殊余兒時在北京之入戲館也、朱桂芳之『取金陵、』陳德霖之『宇宙鋒、』王鳳卿之『戰城都、』既畢、即梅蘭芳之『醉酒』出場矣、身段姿態不殊驚風乳燕、點水蜻蜓、輕盈便捷、非餘子所能企、余觀戲之餘、四矚座中、則見素號反對蘭芳之凌霄漢閣主、亦復坐於池中、引頸注視、不少回顧、且有點首贊賞之狀、亦殊異之、而未敢遽向招呼、詎過之兩天、果然於某報上、得其評語、極爲稱許、乃知徐四先生果是解人、對於蘭芳並不抹煞公道、一味亂詆、如小隱及春覺生諸人之所爲也、吉祥園路遠、座地又不佳、此後殊不願再去、姑誌是日所見、實諸晶報、亦余遊北京所應有之報告也、九、十二、十、

## 北京之茶樓

（瞿）

北京之戲館、多稱茶樓、本無意義、乃今日之茶樓、皆有票友清唱、茶樓乃眞成戲館之別名矣、第一茶樓之票友、大抵爲月牙胡同票房中人物、而馬振卿亦爲其中堅、月牙胡同之票房、爲恩禹之喬藎臣等所組織、恩喬皆常至第一樓值遣、馬振卿唱老生、學譚鑫培、頗爲第一樓座客所稱譽、有馬叫天之目、然識者以爲馬嘗讀若罵、蓋如此之叫天、眞乃罵苦了叫天也、又有馬笑雲、唱青衣、爲某少將所眷、新拜玉瑤卿爲師、然其色藝皆極平凡、亦常在第一樓或賓宴樓上綠香園茶樓之票友、皆爲賓宴樓中人物、如樊潤田陳遠亭之流、其著者也、陳名爲票友、實則乃鈴伴唱青衣、蓋內行出身也、近與老妓怨鶴（今隸琴鶴仙館）姘識、解衣推食、陳頗得其生活上之帮助也、香癖之朝宗一笑樓、近亦約集一班不三不四之票友、排日歌曲、其中更無知名者、惟劉鳳叔與楊株森曾往歌崑曲小宴一齣、頗爲難得耳、票友欲過戲癮、乃皆趨茶樓、眞不審其自居於何等、然茶樓本爲茗談之地、今絲竹紛陳、金鼓雜奏、清談佳侶、將掩耳却走矣、

## 沁香閣隨筆

（秋涵）

雪壓枯蘆、風欺敗柳、綠楊城郭外、一片蕭瑟景狀、使人不忍矚目、有霍二者、刺艇爲業、往來虹橋間、渡游人、得少資聊博升斗、無如春夏之交、其所獲已不及船娘什一、近復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益無問津者、家惟一老母、常苦枵腹、其身世蓋可想已、一日、徘徊溪石間、猝覩草際、露白巾一角、以篙撥視、赫然金釧一、珠花二、並雜以銀飾無算、先是城中富室某、有妾挾千金私逃、意其所遺也、驚喜逾望、納諸懷、歸告老母、母嘆曰、婦人子、貧固命也、睬獲多金不祥、吾聞北省苦旱災、兒曷不舉此金以賑之、天苟見憐、吾母子或不凍餒死耳、霍二素孝弗敢強、乃貿然送至某賑局所、而私藏銀釵一具、將以易米、隣有無賴曰卞小狗、微聞其事、乃糾合同黨、於夜深破扉直入、縶霍二而炮烙之、責其藏金所在、霍一力辨無有、衆不信、搜其身、得銀釵、益譁噪、楚毒益急、霍二遂斃、衆稷膽剔根、都無所獲、始呼嘯散去、母覩兒屍、又知其以銀釵賈禍、戟指數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孝兒之死宜矣、涕泣鳴諸官、官爲捕罪人弗獲、里中父老感母賢、爭出資祭霍二、又送母至養濟院中、俾終其身、

城北有徐園、所以祀徐上將寶山者也、爲里人楊炳炎君醵資建立、雕欄畫棟、疊石疏泉、頗饒勝槪、近又倩諸丹青家、鉤心鬥角、繪成巨冊數十幅、顏其名曰徐園攬勝圖、貽日乞余題句、余酬以二律云、霜高湖水闊、身畫圖來、園竹憐初合、擔花靜未開、秋風放螢苑、落日釣魚台、似覩當年事、孤城暮角哀、閻部祠堂古、（去徐園三里有史可法閻部墓）將軍殿宇新、興亡千載恨、花木一園春、種柳勾鶯至、閑欄待鶴馴、溪山足佳勝、都付與遊人、

僻巷中多有一種婦人、奇形詭服、口中高呼相面算命、有就而與之言者、初則索十餘文、至二十文不等、迨至入門、則婪索無厭、不盈其欲不止、至其卑劣取財之手段、却至可發噱、去余家不數武、有某姓婦、年逾六十、態龍鍾、惟一女僕在側、一日招此婦使推流年吉凶、問其價幾何、答以銅元二枚、遂絮與老婦談論、窺其室無他人、又揚言欲爲老婦禳解星宿、老婦不允、彼則笑而言曰、姑舍是、惟吾有一歌、吾倡而汝和、例不取資也、老婦頷之、彼乃瞑目端坐、囑老婦亦瞑目端坐、於是彼乃引吭歌曰、一杯茶、一杯酒、老婦不知其詐也、亦效爲其聲讀之曰、一杯茶、一杯酒、彼又曰、閻羅搖着頭、小鬼伸着手、老婦歌亦如之、彼乃促其音曰、問我給多少、我給九百九、老婦歌至滑溜處、遂不覺衝口而出、婦是乃伸手索九百九十文矣、老婦與之辨、弗聽、卒獲九百九十文而去、欵雖不鉅、然究其每日所獲、想復不貲、是亦社會之蠹也、有居家之責者、奈之何弗思、

## 學齋雜記

▲商甲鍱考

鍱、白玉黃暈、赤紋絳斑、一面高周尺一寸、一面高三分半、口徑一寸四分、詩（芄蘭）、童子佩鍱是也、毛傳云、鍱、玦也、能射御、則佩鍱、說文、鍱、射決也、蓋射者著右巨指以拘弦、不知者疑爲破玦所改則誤矣、士大夫用韘或象骨、惟天子用玉、故傳世絕少、昔慈齋丈與瀨青士、各藏一鍱、皆爲至寶、咸不若予所藏之薄而宜佩、且背有文之尤足貴也、背有一丨、初不識、茲細案其刀工蟄瀟、筆畫精健、雖僅一畫、而氣象廣偉、謂非文字而何、按商代彝器、甲字作十、或作丨、如父癸鼎、孫甲鼎、父庚卣之甲字、咸作丨、此鍱背、必甲字也、三代金玉器物、多以甲乙紀次第、此云甲者、蓋第一也、彝器中亦有僅刊一字者、如庚辛諸鼎、咸商物、周器未見焉、因斷厥鍱爲殷商之遺、若三代玉之有文字者、誠天壤奇寶也、

## 小老爺南歸記

（秋波）

三馬路惜春老四處、向有一雛鳳、曰樂第、別號小老爺、小老爺之名號、不審來自何許、然而道小老爺、無人不知、爲樂第也、吾友白虹傾倒之、彼以詩歌、播諸小說、小說大觀中猩紅一篇、尤膾炙人口、已而白虹離海上、而小老爺亦與惜四脫離關係、宣告獨立、乃附麗於金五娘、惟小老爺在惜四處束縛既久、一朝解放、未免放誕風流、又以少不更事、浮浪者欺其孤弱、又無護花之鈴、遂致虧負甚夥、既而金五適某君、小老爺悵悵無所依、遂至漢皋、然海上舊侶、悵復憶之、解佩人歸、每探芳訊、謂小老爺仍鬱鬱不自聊、既又由漢而津、入金第班、時小爺已去樂第之名、而曰露華、南枝移北、不無可憐之狀、邇時惜四本有二雛、一小老爺、一則名琴韻、人又呼之曰俞鳳賓、以其貌似逹克透俞也、小老爺既行、惜四遂以琴韻爲奇貨、惟琴貌不及小老爺、然又惜四老驥伏櫪、猶堪一騁、乃今春琴韻忽叛惜四而去、適張公子、惜大懊喪、因之益念小老爺不置、謂我之愛囡囡、（琴韻小字）詎於桂寶、（小老爺字）今乃負心若此、寧可恨也、桂寶飄流津沽間、我必迎之歸、惜四雖作是言、然知小老爺舉債未清、而又無力爲之償、數日前、小老爺忽翩然自津歸、惜四見之、如天上奇寶、飛墮人間、滿心歡喜、對於小老爺、有時作憐詞、曰吾兒年穉流浪津漢間、舉目無親、娘思之輒夜半不能成寐、有時作壯語、曰小老爺不過一十五六嬌女、乃能行數千里路、獨往獨來、總算聰明能幹、汝曹勿輕覷彼也、總之小老爺南歸、必不能離惜四、我爲掉一文曰、復爲母子如初、因吾友中頗多憶小老爺者、故述之如此、

▲更正　十二月九日晶報、學齋雜詩、『三行』、『龜紐』句、『文』屬下句、『七行』、『不一』句『尺度』屬下句、『八行』、『愷之號虎頭、』『號』誤『謂』、『乃顧』上、闕『謂虎頭』三字、下闕五行『光印制作超平』句、誤斷於作字下、『九行』『畫聖、』『畫』誤『匣、』

## 羣英月旦評

稿未寄來特停一期